第8章

韩流研究现状

林泰弘

1. 绪言

在中国和台湾、“韩流”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到目前为止、已有20余年的历史。韩流在亚洲传播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后、在某一瞬间又冲出亚洲、传播到了欧洲、南美、印度、进而又传入了非洲。

之前、本报告书虽然介绍了有关“韩流与儒教文化”的研究论文、但韩流已经超越了结合儒教文化进行解释的范围。实际上、从世界地图来看、儒教文化的传播始于中国、继而传入日本、韩国和越南、其影响范围只不过以上4个国家这样狭小的地区。而现在的韩流超越儒教文化圈的范围、影响着与儒教丝毫没有关联的众多国家和地区。

因而、今年的报告书将从更广、更长期的视角进行考察。具体而言、将考察韩国本国的韩流、日本和中国以及英美圈的韩流研究、并探讨目前韩流的发展状况。

2. 韩国的“韩流”研究

以“韩流”为关键词在国会电子图书馆(http://dl.nanet.go.kr/)按年度进行检索、结果如下：(以2019年11月10日为准)

类别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图书资料	47	36	37	26	20
学位论文	92	101	107	83	68
学术报道	477	555	708	484	340
合计	616	692	852	593	428

以上与统计资料与去年的报告书《2017年“韩流与儒教”研究动向》的搜索结果稍有不同。例如、就学术报道而言、去年的搜索结果为2014年331篇、2015年396篇、2016年527篇。之所有出现这样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在去年开始新的资料不断进行了更新。就今年的搜索结果来看、近5年以来韩国的韩流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有关“韩流”的单行本的出版自2014年以来逐步的减少。

第二、学位论文和学术报道(一般论文)从2016年达到顶峰后也出现了急剧减少。

第三、2018年的韩流研究成果与2016年相比大约减少了一半、与2014年相比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缩减之势？难道是因为韩流本身的动力减少？其实并非如此。BTS成功进入并活跃于美国市场、奉俊昊导演所拍摄的电影《玉子》通过Netfilx在世界190余个国家上映、同年被纽约TIME提名的位于第7位的电影、由此可见、还不能说韩流进入了停滞期。

那么、研究成果为何会出现减少？或许是因为韩流这种现象不再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已无法在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是否是因为韩流日常化、生活化了？也就是说、它已经失去了初期的那种新鲜感、不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了。

除了以上理由、还以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之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的韩流研究已经越来越难了。因为之前已经有了这样那样的研究。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韩流”这一概念已经变得过于空泛、以此以“韩流”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变得有难度起来。

也就是说、韩流扩散、发展到了K-pop、电视剧、电影、漫画、游戏、美妆、饮食等多个领域、已无法将整个韩流都涵盖于一个研究之中。所

以可以说这是由于分别从各个领域对韩流进行细致研究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产生的一种现象。

例如、K-pop的情况：

类别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图书资料	12	16	9	7	6
学位论文	31	26	22	22	22
学术报道	58	56	62	49	59
合计	101	98	93	78	87

以上表格是以“K-pop”为关键词在国会图书馆材料中搜索的结果。通过表的数据可知、虽然自2014年以来、关于K-pop的研究逐步减少、但减幅并不大。其中、与2014年相比、2018年的图书资料比2014年减少了一半。但就学术报道而言、2018年仅比2016年减少了6篇、比2017年增加了9篇。就学位论文而言、2016年和2018年皆为22篇。

2018年发行的关于K-pop的单行本情况如下：

1.《偶像的工作室—K-pop制作者的音乐故事》(Park、Hee A、worsdom house、2018)
2.《K-pop的小历史：新感觉的传媒》(Kim、Sung Min、글항아리、2018)
3.《K-pop制作者们—K-pop隐藏的宝石、隐藏的制作者》(Min Kyeong Won、북노마드、2018)
4.《K-pop live：fans、idols、and multimedia performance》(Suk-Young Kim、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5.《奇迹的韩国经济70年史》(崔光 编著、북앤피플、2018)
6.《作为文化力的韩流故事》(崔昌铉 等、박영사、2018)

除了以上的第6项单行本、其它的题目中都没有出现“韩流”这一词汇。因此、如果以“韩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是搜索不到的。而在韩流研

究中、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就2018年与K-pop相关的学位论文的主题来看、关于中国的研究6篇、关于防弹少年团的3篇、关于发展方向的2篇、关于旋律的2篇、关于舞蹈的2篇、关于歌曲歌词、音乐唱片、公演、美妆、日本的研究各1篇、其它的研究2篇。关于中国的研究之所以多是因为中国留学生以K-pop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比较多。

接下里再次回到“韩流”研究结果、就2018年所发行了20本单行本的出版现状进行考察。其中、公共机关发行的主要书籍如下：

1.《(2018)地球村韩流现状1-4》(韩国国际交流财团、2018)
2.《韩流与文化政策：韩流20年的回顾与展望》(Kim, Jeong Soo等、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 编、2018)
3.《(2017)韩流白书》(Kim, Yeong Soo等、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 编、2018)
4.《东南亚韩流故事》(Kim, Yong Rak 编、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2018)
5.《(2018)全球韩流趋势》(Nam Sang Hyeon等、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2018)
6.《(2017)韩流波及效果研究》(Jeon, Jong Gun 等、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2018)
7.《(2018)海外韩流状况调查》(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2018)

以上书籍主要由公共机关编辑或者出版、是考察韩流现状的重要资料。另外、值得关注的单行本如下：

1.《是什么促使了韩流托菲亚之梦》(Park、Jang Soon、북북서、2018)
2.《作为文化力的韩流故事》》(崔昌铉 等、박영사、2018)

在此未列举的11项是与韩流现状关联性不大的书籍。例如、关于教育韩流之实现方案的书籍1本、与演艺相关报告书1篇、韩流大数据综合信息系统构建的书籍1本、韩流故事1篇、内在美开发相关书籍1本、关于东南亚ODA的书籍1篇、关于高句丽的书籍1本、关于多文化的书籍1本、关于购物的1本、关于产业韩流的书籍1本等。2018年的单行本中、除了Jangsoon Park的著述以外、没有对韩流中包含的思想、哲学或者对韩流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

2018年关于韩流的学术论文共68篇、其中关于中国的研究占了26篇、关于越南的研究8篇、关于化妆品或者美妆的研究7篇、关于电视剧的研究4篇、关于日本的研究3篇、关于市场、蒙古和K-pop的研究各2篇。另外、关于韩国语、韩餐、抚养、产业趋势、乌兹别克斯坦、台湾的研究各1篇。关于中国或者越南的研究之所以多是因为来韩国留学的中国、越南学生在撰写论文时多倾向于这种主题。在这些学术论文皆属于新闻放送、旅游学、经营学等社会学科或者艺术学、所以从哲学思想或者历史等人文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几乎没有。

3. 日本的“韩流”研究

关于日本在2002年到2015年发表论文数、在2016年的“韩流与儒教文化”研究动向研究书中已经提及。在日本的学术论文网站(http://ci.nii.ac.jp/)以“韩流”进行检索、数量最多时在2005年达到了180篇。这是《冬日恋歌》在2003年实现大成功、迎来了韩国电视剧之春天的结果。(第一轮韩流风)之后、数量逐渐减少、在2009年减少到20余篇、2011年再次剧增到80篇、之后2015年又较少到20余篇。在2011年左右、少女时代、KARA、东方神起、bigbang等进入日本、引起了K-pop热潮。(第二轮韩流风)。

那么自2015年至今情况如何呢？在前面提到的日本网站上以“韩流”与“K-pop”进行检索、从2014年开始可统计为如下表格。(检索结果也包括一般的杂志报道)

检索词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韩流	26	18	14	6	13
K-pop	2	3	4	2	37
合计	28	21	18	8	50

在2014年以后、关于“韩流”的论文或者报道略微减少、2017年减少到6篇、而2018年再次增加到了13篇。主要报道如下：

1.《中国“韩流”节目的变容与中韩关系的影响》(松田春香、《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論集：大妻女子大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学会機関誌》16、2018)
2.《进化的韩流电视剧很有趣》(《周刊朝日》123(15)、2018.3.23)
3.《作为外国语的韩国语教育现象与课题：以冈山县大学・高中的“第二轮韩流风”以后的变化为中心》(朴珍希、《冈山县大学教育研究纪要》2(1)、2018.3.31)
4.《韩日关系极度恶化、但…TWICE、SEVENTEEN第三轮韩流风十分伟大》(《サンデー毎日》、97(26)、2018.5.20)
5.《沉醉于“韩国电视剧”的美国：进化的韩国“北朝鲜化”》(石平等、《Voice》(487)、2018.7)
6.《第三轮韩流也虚妄的自蔑？》(《KAZUYA Japanism》46、2018.12)

除此之外、还有7篇新闻报道、由于与韩流并不相关、在此不做缀述。其中、以上第五、第六项材料是关于反韩或者反韩流的。其它的材料虽然试图对韩流进行比较友好的分析、但并没有对韩流的真正研究。

其间关于K-pop的研究有3篇左右、但在2018年、出现了剧增、达到了37篇。其中、33篇是以特辑形式登载于杂志(《ユリイカ》)的论文或报道；其它4篇登载于其它刊物。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篇：

1.《关于K-pop迷与ユ Twitter使用的研究》(清水晓子、《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纪要 别册》(26-1))、2018)
2.《潮流再次、韩流K-pop最前线2018》(《周刊朝日》123(4)、2018.1.19)
3.《流行K-pop侵蚀着世界：不仅是防弹少年团、还有当今注目的"次时代"》(酒井美绘子、《Aera》31(51)、2018.10.29)

以上介绍的新闻报道与先前登载的杂志皆不同。但接下来要介绍的报道皆是作为K-pop的特辑登载与青士社发行的刊物《ユリイカ》(2018.11)上的。这一特辑以"K-pop研究：从BTS、TWICE、BLACKPINK到PRODUCE 101'… <韩国音乐>正在发生什么？"为题目、从"访谈"、"K-pop现象"、"音乐带来的幸运"、"对谈"、"血・汗・眼泪"、"扩张的样式"、"邮件访谈"、"闲日往来"、"奇迹的轨迹"等多个层面从根本上分析、介绍了K-pop现象。

4.《K-pop组合的日本进出、动荡的20年与现在》(まつもと たくお、『ユリイカ』50(15)、2018.11)
5.《K-pop粉丝圈的社会学：日本女性"娱乐"的变迁》(吉光正绘、『ユリイカ』50(15)、2018.11)
6.《连接首尔与首尔的媒介：黑音乐专家的K-pop论》(丸屋九兵卫、『ユリイカ』50(15)、2018.11)
7.《Hip-hop偶像：K-pop与Hip-hop的复杂关系》(soulitude、鸟居咲子『ユリイカ』50(15)、2018.11)
8.《美国文学博士的理想爱情：我如何做能够防止担忧的发生而喜好K-pop》(大和田 俊之、『ユリイカ』50(15)、2018.11)

9.《TWICE舞蹈与“EDM化Hip-hop”相和谐的方法》(imdkm、《ユリイカ》50(15)、2018.11)
10.《音乐空间的自律与他律：以‘BTS×秋元康KORIBOR’问K-pop的场所》(金 成玟、ハン トンヒョン、《ユリイカ》50(15)、2018.11)
11.《BTS共同线与粉丝圈：对于K-pop的“社会媒体想象力”的思考》(金 成玟、《ユリイカ》50(15)、2018.11)
12.《看外部的粉丝团：从某种ARMY故事中》(巢矢 伦理子、《ユリイカ》50(15)、2018.11)
13.《K-pop与设计》(Erinam、《ユリイカ》50(15)、2018.11)、
14.《动摇Zenda规范的K-pop偶像可能性》(鈴木 みのり、《ユリイカ》50(15)、2018.11)
15.《复合的美意识》(倉田 佳子、《ユリイカ》50(15)、2018.11)
16.《构想国际K-pop空间》(藤原 倫己、《ユリイカ》50(15)、2018.11)
17.《从‘PRODUCE 48’看‘K-pop与J-hop的真正差异”》(君塚 太、《ユリイカ》50(15)、2018.11)
18.《在韩国音乐的边境上：作为下位文化的K-pop》(古家 正亨、《ユリイカ》50(15)、2018.11)
19.《大众音乐中反映的19世纪90年代的韩国》(平田 由紀江、《ユリイカ》50(15)、2018.11)
20.《围绕K与pop的具有感染力的100年》(影本 剛、《ユリイカ》50(15)、2018.11)
21.《Fan Fiction文化对K-pop带来的影响》(宣 政佑、《ユリイカ》50(15)、2018.11)
22.《现代K-pop歌目：以5个关键词听50首金曲》(金 成玟、《ユリイカ》50(15)、2018.11)
23.《关于日本K-pop受容之历史背景的考察：以19世纪80年代东亚的变化为中心》(山本 浄邦、《ユリイカ》50(15)、201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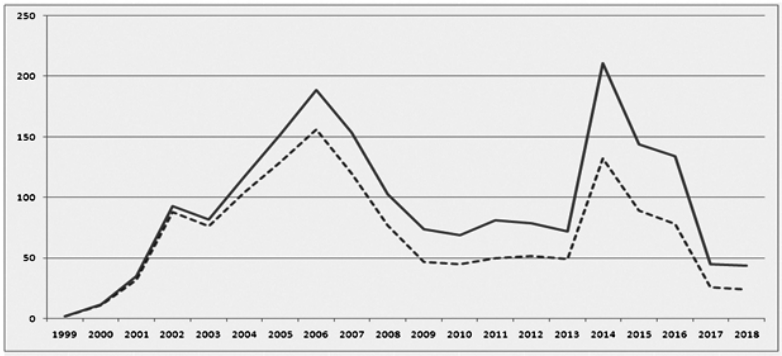
以上研究都进行了十分深入、正式的研究、由此可以把握日本学术界研究的高水平视角。事实上、日本可谓是19世纪90年代亚洲流行音乐—日流的先驱者。这可谓是能够看出这样的经历包含于音乐研究中的构成要素和内容。

在日本的杂志中策划一部正式展望K-pop是因为BTS等在西方圈所取得的K-pop成果以及对日本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韩国K-pop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所以日本也展现出了要做点什么的欲望。

在日本、自2017年开始、由于K-pop团—TWICE和防弹少年团的活跃引起了第三轮韩流。十几岁、二十几岁年轻人成为主轴、以K-pop、韩文、音乐、服饰、美妆、化妆品等为中心形成了新的潮流。

4. 中国的“韩流”研究

下表是以“韩流”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进行检索的结果。(此网站也包含新闻报道)



中国关于“韩流”的论文数量变化图(检索网址：CNKI、检索日期：2019.11.13)

检索的时间范围是1999年到2018年、实线表示的是按照“主题”搜

索的结果、虚线是以“篇名”搜索的结果。两者之所以出现差异、是因为论文或者报道在内容上虽涉及韩流、但在题目中却未出现“韩流”的字眼。

例如、2014年内容涉及韩流、但题目中未出现“韩流”的情况可整理如下：

1.《韩剧为何风靡中国？》(文婕、《中国品牌》、2014.12.08)
2.《医疗观光产业：韩国经济新魅力》(苏贝、《中国品牌》、2014.12.08)
3.《中国儒、释、道思想在韩国的传承与发展》(《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15)
4.《文化立国视野下的韩剧热潮》(王爽、《新闻研究导刊》、2014.10.25)
5.《透过<江南style>的流行看中国的文化战略选择》(孙海龙、《韩国研究(第十二辑)》、2014.10.1)
6.《韩国文化输出模式及影响研究》(孙严、《吉林大学》、2014.5.1)
7.《韩国政府如何推动版权交易》(裴秋菊、《中国文化报》、2014.4.5)

就2014年的情况而言、虽然没有直接探讨“韩流”、但很多成果都是将各种主题与韩流结合起开讨论。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知识人而言、韩流成为了一种知识上的刺激。

在中国、所谓关于“韩流”的文章开始出现与1999年。众所周知、“韩流”这一说法也是开始于中国的。如图所示、中国的韩流在2001年到2002年迎来了第一波热潮、2004年到2006年第二波、2013年到2014年迎来了第四波。2002年的《冬日恋歌》、2005年末到2006年初的《大长今》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播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14年的《来自星星的你》也在中国引起了大的热潮。

但在现在的2018年、这种热潮正在消退。当然此处所说的“热潮”是在研究中所感受到的热潮。也就是说、是基于研究成果的数量进行判断的结果。而一般市民所感受到的韩流也许又是另一番景象。

2017年韩国政府接受美国的邀请、主张设置萨德装置、作为报复、中国采取措施限制韩国文化的输入。这种余波反映于表中2017年和2018年的变化中。除了这一事实、由表格可知、2015年、2016年中国的研究者中、韩流研究热潮呈逐步缩减之势。在2016年初期、《太阳的后裔》虽然在中国取得了大成功、但对研究者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一趋势在萨德的硬性下进一步深化。

2018年关于韩流的主要论文、报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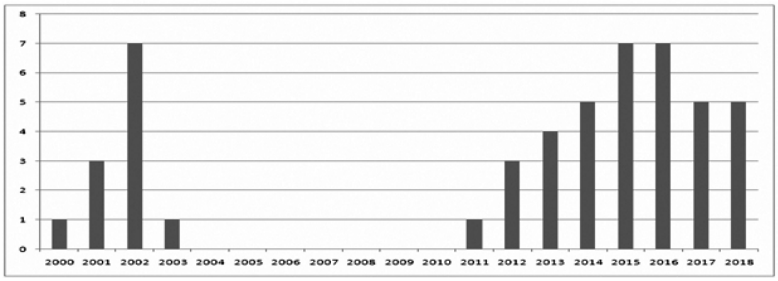
1.《现代汉语词汇的"恶性韩化"现象探析》(于婧、《红河学院学报》、2018.9.27)
2.《韩流对中国高校学生的影响研究—以重庆大学城为例》(左崚倩、《今传媒》、2018.12.5)
3.《浅谈"韩流"文化产业输出对中国青年层价值观的影响—以此启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方向》(马赫 等、《新闻传播》、2018.10.28)
4.《"韩流"对女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李洋、武汉工程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18.5.22)
5.《"韩流"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分析》(赵思齐 等、《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3.13)
6.《"韩流"影响下的中日大学生消费行为对比研究》、王瑞 等、《知识文库》、2018.8.8)
7.《"韩流"效应：韩国影像跨文化传播之思》(董娟、《电影评介》、2018.10.15)
8.《公共外交新思维：国家营销—以"韩流"为例》(吴谨、《现代营销(下旬刊)》、2018.8.15)
9.《韩流音乐专辑中的概念传达与创意策划》(聂佳林、《艺海》、2018.8.15)
10.《音乐"韩流"与文化"软实力"—"2017亚洲音乐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喻辉、《人民音乐》、2018.7.1)
11.《传播学视域下的"韩流"信息传播初探—以新浪微博账号"韩国

me2day”为例》(赵瑞楠、《传媒论坛》、2018.2.10)

12.《韩国文学国际影响力为何不敌“韩流”？》(薛飞翼、《小康》、2018.1.11)

“韩流”这一说法开始于中国、到目前已经20年了。在过去的20年间、虽然发表了近200余篇的关于韩流的论文、但这一数值对中国而言并不多。在人口大国中国、关于孔子论文每年都有3000余篇以上、关于朱子的论文近1000篇、关于毛泽东的论文每年超过4000篇。与这些数值相比、关于韩流的研究还是十分小众的。虽即如此、但这样的研究数值也是让人怀念的、因为几年过后、数量可能缩减到每年10篇以下。

中国研究者不再研究韩流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20年来的“韩流”、作为研究主题、已经开始不再成为热门。



中国关于“K-pop”的论文研究篇数变化趋势(检索网址：CNKI、检索日期：2019.11.13)

以上表格是以“K-pop”或者“韩国流行音乐”为关键词在CNKI检索的结果。左侧的纵轴显示的是论文篇数、其中、2000年1篇、2001年3篇、2002年7篇。K-pop这一英语自此年开始使用。但开始正式的研究是经过2004-2011年的空白期、自2011年开始的。之后的研究虽不到、但平均每年有5篇左右。

在1999年《强劲“韩”流袭击内部》(《音乐世界》、1999.12)中、首次出现了“韩流”这一说法。因此、中国关于音乐“韩流”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早

且影响力比较大、但相关研究却比较少。这是由于中国学术界中研究大众音乐的学者数量并不大造成的。

2018年关于K-pop的主要论文如下：

1.《情感劳动与收编-关于百度贴吧K-pop粉丝集资应援的研究》(陈璐、《文化研究》.2018.12.31)
2.《浅析中国 K-pop 微博粉丝网站现象-以新浪微博粉丝网站为例》(魏玮、《现代交际》、2018.6.30.)
3.《韩国流行音乐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研究》(徐媛媛、《艺术百家》、2018.7.15.)
4.《韩国流行音乐文化对青年女大学生的影响-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例》(陈鸿佳、《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8.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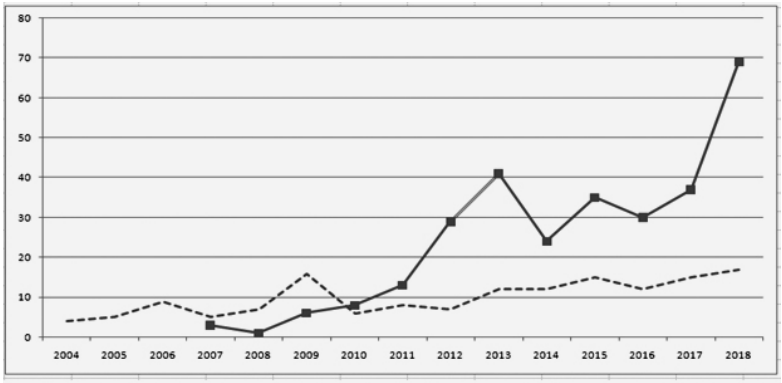
其中、关于K-pop的分析只有第三项一篇、其它的3篇皆分析了中国粉丝对K-pop的反映。尤其是第四项材料、分析了K-pop对于中国青少年之影响、正如前文所见、这是中国研究者所喜好的主题之一。

第三个材料指出了在提出K-pop竞争战略时政府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文化输出这一战略目标、主张基于消费者的研究对市场调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相符合的文化内容并运用现代网络技术、主张将其扩张到全世界。另外、还主张为了发展中国的流行音乐产业、必须积极致力于这一方法之中。

当然、韩国政府也并非没有为了振兴文化而不断付出努力。国外韩流文化家虽然对此进行了过大的评价、但就内部而言、韩国政府对于韩流的形成和发展并未有很大的贡献。相反、紧随其后、利用是成果的情况较多。

5. 英语圈的“韩流”研究

最近、南北美洲的韩流的热度毫不亚于亚洲地区。在此、将在英美圈论文网站EBSCOhost上进行检索并加以考察。此网址整合了各领域的摘要、原文等、人文社会科学材料能够在ASC(Academic Search Complete)进行检索。在此不仅就论文、还将一般杂志的报道包含其中进行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每年关于“韩流”和“K-pop”的论文篇数(EBSCOhost ASC、2019.11.13调查)

虚线是以“韩流(Korean wave 或 Hallyu)”为关键词、实线是以“K-pop”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结果。(2019年11月13日调查)时间段为2004年到2018年。

2014年前、以“韩流”进行检索没有检索结果。韩流(Hallyu, Korean wave)这一说法最初出现与中国、2004年开始为西方所知。最早可追溯道中国学者Ma Xiangwu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杂志《Korea Focus》中所投稿的论文《Dynamism at the Heart of Hallyu》(May/Jun2004、Vol. 12 Issue 3)。此杂志后来又刊载了关于韩流的《Moving toward an Asian Cultural Community》(Kim Moo-Kon、

《Korea Focus》Jul/Aug、2004、Vol. 12 Issue 4)、《Taking Advantage of the Hallyu Wave》(Hyun Oh-Seok.《Korea Focus》、Nov/Dec2004、Vol. 12 Issue 6)等韩国学者的论文。

2005年韩国发刊的Korea Journal上登载了4篇关于韩流的论文、Korea Focus上依然登载了1篇。Korea Journal上所登载的论文、除了《Hallyu in Singapore: Korean Cosmopolitanism or the Consumption of Chineseness?》(Kelly Fu Su Yin; Kai Khiun Liew、Winter2005、Vol. 45 Issue 4)之外、其它的皆为韩国学者的论文。从此之后不断增加、2018年达到了20篇。

仅就论文撰写者或者杂志来看、初期的情况十分不同。西方学者们积极参与、并且刊载的杂志在地域上也更为多样化。

主要的论文和报道如下：

1. 《The Korean Wave in the Middle East: Past and Present》(Elaskary、Mohamed,『Journal of Open Innovation』、Dec2018, Vol. 4 Issue 4)
2. 《The Korean Wave and the Impasse of Theory》(Paik, Peter Yoonsuk,『Telos』, Fall2018, Vol. 2018 Issue 184)
3. 《Reversed Ethnography in the Reception of the Korean Wave》(Hyeri Ju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Fall/Winter2018, Vol. 22 Issue 2)
4. 《THE KOREAN WAVE: Evolution, Fandom, and Transnationality》(PARC, JIMMYN,『Pacific Affairs』, Dec2018, Vol. 91 Issue 4)
5. 《Cultural Soft Power of Korea》(Valieva, Julia,『Journal of History, Culture & Art Research』, 2018, Vol. 7 Issue 4)
6. 《Who watches Korean TV dramas in Africa? A preliminary study in Ghana》(Kim, Suweon,『Media, Culture & Society》, Mar2018, Vol. 40 Issue 2)

回到上文以“K-pop”进行检索的结果、会发现与“韩流”研究恰恰相反。K-pop研究开始于2017年、2013年第一次剧增、2018年论文篇数高达70篇、这皆得益于2012年“江南style”和2017年的防弹少年团(BTS)的成功。中国的K-pop研究至今不超过10篇、英美圈在“江南style”成功前的“2011年”以前就已经超过了10篇。并且之后还不断上升。中国十分关注韩国的电视剧、但英美圈却更关注于 K-pop。

西方研究者们最初对 K-pop感兴趣是开始于2017年、由此时的论文看、关于泰国 K-pop流行的论文1篇、关于歌手Rain的论文有2篇。2018年虽然发表了1篇、是关于活动于日本的歌手保儿。之后数量不断增加、截止到2018年、所发表的与 K-pop相关的主要论文和报道如下：

1. 《How K-pop Broke the West: An Analysis of Western Media Coverage from 2009 to 2019》(Gibson, Jen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Fall/Winter2018, Vol. 22 Issue 2)
2. 《Global Imagination of K-pop: Pop Music Fans' Lived Experiences of Cultural Hybridity》(Yoon, Kyong, Popular Music & Society, Oct2018, Vol.41 Issue 4)
3. 《How to Make a K-pop Boy Band》(KIM, BORA 等,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Nov2018, Vol. 52 Issue 4)
4. 《New Kind of Pop Star Took Over in 2018》(Caramanica, Jon. 〈New York Times〉 12/23/2018, Vol. 168)
5. 《K-pop:The International Rise of the Korean Music Industry》(Saeji, Cedar Bough T.,『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v2018, Vol. 77 Issue 4)
6. 《BTS: Taking K-pop worldwide》(BRUNER, RAISA. Time International (Atlantic Edition), 10/22/2018, Vol. 192 Issue 16)
7. 《K-pop Acts Take Show Beyond The Border》(RICH, MOTOKO; SU-HYUN LEE, 〈New York Times〉, 3/31/2018, Vol. 167)

6. 结语："韩流与儒教"

1999年出现韩国文化潮流—韩流、至今已有21年历史。在亚洲圈、韩流已经经过了流行的阶段、成为了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或者一种兴趣。因此、现在学术界的对其的关注与好奇也随之减少。

近来、韩流已经走出了东亚、不仅在东亚、在西方也出现韩流现象。通过英语圈研究情况的变化来看、也出现了中国或者日本在出现所呈现的关注趋势。

"儒教文化"是能够说明中国、日本、香港、台湾、越南等地出现韩流以及韩流扩散之原因的唯一概念。但随着韩流传向其他地区、很难再仅以"儒教"说明韩流。因为韩流也能够完全不了解儒教文化的其他地方的人予以同感。

因此、便得出结论认为儒家思想或者文化对于理解韩流丝毫无意义为时过早。韩国人至少通过朝鲜时期的600多年接受了儒教文化、尤其是性理学。因为此时将儒教作为国家运营的基本思想。这种经历也许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东西皆有的经历；另外、这也构成了不分国籍、民族和人种、不分男女老少皆喜欢之文化的根基。儒教的终极目标和韩流的相关性将来也依然会是一个有趣的主题。期待与儒教无关的其它地区的研究者能够进行关于韩流的研究。